

# 知青插队与民工进城

晁霖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又叫插队落户。我插队的地方是慈东公社。生产队长第一天接见时，他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：“又是来插队的！”那神态，有揶揄，有不屑，更有一丝不悦。40多年前，队里就那么几块地，那么点工分，让你们这些知青横插一杠子，岂不是打乱了原有的秩序与规则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物资匮乏，商品奇缺，一到岁末，往往半夜三更起床，冒着严寒，带上肉票、豆腐票等票证去买“年货”。长长一溜的人排成长队，如果突然有人来插队，自觉的排队者，十有八九会愤怒。有人专门就排队与插队作过分析：“人们不仅因为位置被占据，时间被浪费而生气，破坏规则的行为本身就足以令人大大光火了。”

插队为什么叫“支农”？支者，支持也，“支农”即帮助农民。其实农村不乏劳动力，国家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发展农业生产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每年一号文件，几道下来，农民转眼就翻了身，根本不需要知青插一杠子。说白了，知青插队，是为

饭，岂能容忍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：知青插队是不受欢迎的！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牵动了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，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，几亿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影响。大批知青下乡，各地农民是当作政治任务来接受的。知青下乡，在许多地方不过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，“文革”后期，知青下乡改为就近安置，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。知青的到来形成与农民争工分、争土地、争口粮的情况，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。

现在农民进城了，他们似乎也成了插队者，虽然城镇学生毕业后仍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，然而农民插队求业队伍中，他们所知就之业，往往是苦累脏的活儿。形同质不同，这是必须厘清的。

称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为知识青年，太抬举了。在读书无用论横行的“文革”年代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于是需要接受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然后再在农村“大有作为”。其实，农民伯伯也不是好为人师者，他们连饱暖都成问题，谁愿意再承担起“再教育”知青的义务

呢？我问过几个“教育户”：你们准备教我们些什么东西呢？答曰：天知道！那个年代的农民兄弟，大多是初中以下学历，乃至文盲，让他们承担起“再教育”任务，太难为他们了。学校的职责，教育的义务，无端地压到了为生计而终日劳累的农民伯伯身上，岂不冤哉！因为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，即使他们履行了“再教育”的职责，也只是尽义务而已，顶多加几个微不足道的工分。有几个爱开玩笑的农民兄弟，在田间里大讲段子（比现在网上水平高多了）。有些女知青臊红了脸，这几位哥们却笑嘻嘻地说：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呀？！当然是个案，不能以偏概全。

沧海桑田，每当我看到农民工手提扁担……走街串巷，我就产生一种敬佩之情！他们倒是的的确确来“支城”了，别的不说，就说我们住的，那一幢幢房子都流着他们的血汗。如果他们还年轻，不能叫他们是农民工，而应该称之为支城青年。善待他们吧！大家都是为了生计，春节马上到了，千万不能发生“拖欠工资”之类令人心酸的事了。

一种怀念

## 老墙门的故事

陈海燕

临近拆迁的小巷，邻居渐渐四散，昔日的喧哗慢慢地沉淀了下来，变得空旷而寂静。在我看来，空巷的景象已显残败和落寞，可小巷的故事依然浓烈而生动：邻居搬离了，故事还在那儿。

小巷内的老式墙门鳞次栉比，每一个墙门都离得很近，或隔巷相迎，或比屋连甍、鸡犬相闻……每个墙门的形态各异，居民各异，故事也各异，这些故事仿佛在开在岁月里的花朵，缤纷的色彩装点四季，每个故事都有着让人温馨的铭记。

记得我当时住在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内，院子分前后两进，各有一个青石板铺就的天井，天井里摆满了各家各户用来蓄水的水缸，和一些开着各色花儿的盆栽植物，屋顶上也摆着用旧脸盆装满泥土种着的小葱。四合院内的房屋只有东厢房和西厢房，中间隔了一个明堂，明堂里常年堆满了杂物，看上去有些凌乱和无序。

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喜欢在不多的空余地方放上几把旧椅子，为自家占个地盘。这些椅子占据了过道，使原本就不宽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。母亲对此颇有微词，几次想把这些椅子搬掉，无奈碍于邻居情面，最后还是忍了，为此还几宿未眠。面对此情，父亲却要淡定得多，不就是摆几把椅子嘛，何必为此与邻居伤了和气呢？这样说，母亲释然了很多。不仅如此，父亲还把这几把旧竹椅子用细铅丝重新固定，把破损的竹椅背档换成小木棒，再用细砂皮打磨光滑，有的椅子断了腿，父亲重新把断腿接好。经过父亲的精心打造，原先破败的椅子变得异常结实。街坊邻居们时常会坐在这椅子上，拉拉家常，说说话，倒也其乐融融。这让原来“占地盘”的邻居看了既感动又惭愧。父亲修复的不仅仅是几把破竹椅子，更是修复了一份邻里情。

其实，父亲的手艺在四邻还真小有名气。父亲常常把家里的柴刀和菜刀打磨得很锋利，邻居

们买来肉骨头和鸡、鸭，都会拿着请父亲来帮忙切碎，甚至家里结实的木柴也拿来让父亲来劈细，这些事父亲很乐意干。有时邻居们也会把家里坏了的电器、脱落的锅铲柄和一些小东西拿来让父亲修理，父亲总是二话不说，默默地帮他们修好，有时还无偿帮配零件，这让邻居们很是感动。

天热的时候，邻居们来了兴趣，会带着自家泡制的杨梅酒和炒菜，拉开折叠桌，坐在父亲修复好的椅子上，一起喝酒，一起侃大山。杨梅酒甜甜的，很好喝。可是母亲总是不明白，自家每年用最好的烧酒泡制出来的杨梅酒，口感总比不上邻居们用普通烧酒泡制出来的杨梅酒好喝。问其原因，邻居们道出了一个小心方，就是在泡制杨梅酒时，一定要掺些冰糖和蜂蜜。母亲这才恍然大悟，从此我家的杨梅酒也“脱胎换骨”了。

院子内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的，两家房屋之间相隔也就一道木板，考究一点的也多至多相隔一道薄砖墙而已，你家一有动静，隔壁邻居马上就能感受到。有一年冬天的夜晚，风很大，发着凄厉的呼啸声，撞得窗户咣咣作响。父亲半夜里突然闹起了肚子，后来越来越痛，开始不断地呻吟……那时又没什么交通工具，再说深更半夜，连打个电话喊救护车的地方也没有，母亲不知所措，急得团团转。正在感到束手无策之际，隔壁大叔听到响动，顾不得寒冷，披着一件棉衣就走了过来，一看父亲痛得这么厉害，立马从自家屋里推出当时比较稀罕的28寸自行车，二话不说就把父亲拽上后车架，直奔医院。接诊大夫说，幸亏送得及时，不然阑尾炎穿孔就麻烦了。这件事一直铭记在我年少的记忆里，也让我学会了感恩。

小巷就要拆迁了，老墙门就要消失了，昔日的邻居就要四散，这让我很是不舍。还有那老墙门里蕴藏的故事，每每想起依然温馨，依然让我感动！记取生活中的花开，抖落岁月中的针芒，一些人，一些事，会变得更美好，正所谓“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”。

生活杂记

## 壶藏日月

赵安炉

傍晚，当夕阳的余晖把我的身影投射到墙面上时，应君到我办公室，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物件递给我。一看，是块竹片，便问：这是什么。答曰：茶则，你连这个也不知道，还算喝茶人？应君揶揄道。

我从小喝着父亲那个黑黝黝的茶缸长大，虽不敢说嗜茶如命，但亦不可一日无茶。喝茶是内容是本质，至于形式并无太大讲究，我想一般的粗人大致如此，当然，有上好的环境，雅致的茶具，则愈加赏心悦目。

百度上如此解释茶则：由茶罐中取茶置入茶壶的用具。其实，泡茶时用手指直接撮一撮更为便当，干嘛偏得用什么茶则取茶置茶？或许，这便是喝茶人的雅。

手握茶则，尺度适手，轻薄盈润，色泽深沉，仿佛旧物，饱含岁月的痕迹。茶则上刻有四字：昧然忘知。字体隶书，呈印章排列，落款：不语。不语是应君的斋名。

“昧然忘知”，犹如一方上好的印章，四字的比例、轻重、大小、疏密，得体自然；细观笔法，提按顿挫、方圆藏露、转折映带等丰富的变化展示出了他娴熟的用笔技巧，简简单单的四字，敦厚、古拙、精妙，意境优雅，耐看有味。

昧然忘知。昧的本意是糊涂，不明白，不清楚。在此，我想有两种解释：一是年事已高，神志迷糊，忘却了许多往事，曾经的青涩懵懂，曾经的刻骨铭心，曾经的艰辛历程，该忘的，不该忘的，统统忘了；二是装糊涂，大智若愚，犹如郑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，不，该忘的，藏心底，装作忘掉；明明知道的，偏偏不说，装傻，只因说了也白说。

每年初冬的小聚，应君总是客气地赠送小礼物，或一折扇子，或一幅小画。我的书桌边，搁着一张卡片画，落款是“戏写一草堂博安炉兄一笑”，记得是去年这个时节送我的。

画也就一本字帖大小。画面

上，一间草堂安于山间，透过草堂窗户，两人坐在桌边神侃，草堂周边布着大大小小嶙峋怪异的石头，几杆疏竹随风摇曳，数丛灌木疏疏密密，近景是两棵参天古松，大有“郁郁傲立群山中，霜针雪剑笑苍穹”的态势。

应君当时莞尔一笑，俏皮道：你的草堂，送你。疏朗劲挺的笔触，走的是石涛梅清一路，正是我喜欢的格调。我虽不懂画，但经常到应君处小坐，亦略懂一二。梅清与石涛两人境遇相似，互为知己，早年都曾落寞失意。我想只有活明白的人，才会用减法去画画，画面才静而不冷，淋漓苍古。

时常端坐书桌前，对着画面发呆。草堂里的两位友人石涛梅清吗？还是应君与我？进而想起郑板桥在《寄舍弟》信中那段：“江雨初晴，烟收尽，林花碧柳，皆洗沐以待朝曦；而又娇鸟唤人，微风叠浪，吴楚诸山，青葱明秀，此时坐窗上，烹龙凤茶，烧炭剪香，令友人吹笛，作《落梅花》一弄，真是人间仙境也。”雨后新晴，薄雾轻扬的水阁上，板桥与友人喝茶赏画，该是怎样的人生快事！若有时日，觅一幽静之地，搭几间陋室，晴沐日，雨听风，雪煮酒，一席茶，或一壶酒，三两知己，前坐事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侃，只奢求以此了却寂寂浮生，哪管他晚来风急？

平日常，应君喜欢画些小品，一枝花，一丛竹，一山一水……在他的笔下，笔笔透着老意和寒意，透着幽寂、孤寒、清旷。记得应君曾与我谈，在人群中，他时常会感到孤独，也许，在艺术的境界里，我们要的恰是这种孤寂，恰是这种格格不入。太多热闹，太多圈子会让我们无所适从，会让我们渐渐失去自我。应君画画，也许画的正是他自己。

“纳须弥于芥子，藏日月于壶中。”把大内容，高境界收纳于小形式中，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。作画如此，做人亦如此，但愿你我皆有那样的胸襟。

诗画印象



## 回家

应海加/摄影 赵淑萍/配文

孩子，我们回家。那里，我们将送迎一个叫“年”的神奇的东西。它已经悄悄进了我们的村庄。顽皮的它，暗中踩响一个个鞭炮。它浑身都是气味，那是米酒、炖肉和松树枝燃烧时的那种醇醇的醇醇的味道。

孩子，你还记得村边的那棵大树吗？

风动的时候，爸爸总会感到来自远方的祝福，那是片片绿叶的呼唤。叶子落尽了，我们终于回家。爷爷和奶奶，一定在那棵树下等我们。拉杆箱里，是给我们的礼物。当然，我把你也载在拉杆箱上，你才是他们心心念念的至宝！

读史论道

## 袁涣不骂刘备的联想

杨新元

读《三国志·魏书》，有一个人令人敬佩，不是曹操、刘备，也不是孙权、诸葛亮，而是一个叫袁涣的人。原文不长，且录之：“布初与刘备和亲，后离隙。布欲使涣作书置备，涣不可，再三强之，不许。布大怒，以兵胁涣曰：‘为之则生，不则为死。’涣颜色不变，笑而应之曰：‘涣闻唯德可以辱人，不闻以骂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耻将军之言，彼小人邪，将复将军之意，则辱在此不在于彼。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，犹今日之事将军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复骂将军，可乎？’布惭而止。”

袁涣，字曜卿，陈郡扶乐（今河南太康西北）人。袁涣的父亲叫袁滂，担任东汉司徒。郡守任命袁涣担任功曹之职，后来又举荐给公府，在官吏考核中获得较高的等级，授官

谯县县令，未去上任。刘备任豫州牧，推荐袁涣为秀才。后来袁涣避于江淮之间，被袁术所任用。袁术每次向袁涣咨询探问，袁涣总是正气凛然地论述自己的主张，袁术辩驳不过，但是仍然敬重他。不久，吕布在阜陵攻打袁术，袁涣随袁术一起迎战，被吕布拘留。吕布当初和刘备和睦亲近，后来有了矛盾。吕布想让袁涣写信去大骂羞辱刘备，袁涣认为不能这样做，吕布再三强迫他，他都不答应。吕布大怒，用刀剑威胁袁涣说：“你必须去做这件事，不然就得死。”袁涣面无愧色笑道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可以让人受辱的，只有德行。德行不足，才使人感到羞辱。假使刘备是个君子，将不会以将军的话为羞辱；假如刘备是个小人，他将用你骂他的话回复你，那么受辱的是你而不是他。再说我今天侍奉你的时候骂刘备，假如有一天我

离开这里去伺候刘备时回痛骂将军，你觉得这样行吗？”吕布自感惭愧而作罢。

在《三国志》里，群雄争霸，金戈铁马，斗智斗勇，人物多达数百个，袁涣官不大，算不上出名。然而，若论人物的品格高贵，他却算得上一个。

强权之下不改自己的信念和操守，这样的品格十分难得。培根说：“美德犹如名香，经燃烧或压榨而其香愈烈，盖幸运最能显露恶德而厄运最能显露美德。”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袁涣是不幸的。他生在一个群雄割据、动荡不安的战乱时代。吕布武艺高强，长相俊美，却是个品格低下的小人。当初与刘备和睦亲近，后来有了矛盾，就要袁涣写信去大骂刘备。而袁涣位卑而不改其志，人微而不唯唯诺诺，即使刀剑架在脖子上，依

然傲立于天地之间。吕布兵败被处死，袁涣又归于曹操。曾获不少赏赐，但他都赠送给了别人，家中没有储下什么财物产业，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清廉。

窃以为，袁涣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，而他的人格魅力，却如名香，在岁月的桀桀中愈加散发出浓烈香味。袁涣坚持“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可以让人受辱的，只有德行”的信念，仍然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毋庸讳言，袁涣的美德，在现今的社会中也弥足珍贵。在我们周围，人品低下的大有人在：有的人趋炎附势，对权势者唯唯诺诺，对老百姓却凶神恶煞；有的人不讲道德，对当权者溜须拍马，跑官要官，受人恩惠却不思报答；有的人一旦当上了官，就以权谋私，大搞权钱交易，认为有权不用，过期作废……这些人与古人袁涣相比，应该感到脸红。